

朱子全集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
初版

朱舜水全集（全一冊）

實價 國幣 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出版者 國學整理社

發行者 陸高誼
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

印刷者 世界書局
上海大連灣路

發行所 上海及各省 世界書局

本書負責校對者 陳經鑑
張景成

序

方明之亡。吾江浙老先。志存匡復。發憤以扞華夷之大坊。至斷脰湛族而不顧者。前踣後繼。跡其謀議。颺舉。時有疏密。及力瘁計盡。咸就破滅。要能奮身死難。斯爲烈矣。若邈行蜚遞。用晦自全。終老山海之隅者。何可勝道。語曰。非其政不履其地。洿其君不食其利。吾求之明遺民。得舜水朱先生。蓋其尤焉。先生遭剝窮之會。躬盤桓之貞。時方慄幘朋攬。浮華交會之徒。盈天下。先生獨穆然無聞。江浙義旅興。嘗預贊畫。而不可榮以祿。播遷海表。逡巡以去。唐魯詐訖。遂老東邦。慨慕周餘蟬蛻。羶穢窮居三十年。島人誦義。彼邦儒雅。彬然萃門。尤多識明之典章。達乎政事。不爲空言。日本水戶侯源光國。事以三老。乃爲之立櫨舍。以興教。定廟次。以明祭。示以衣冠之式。以致文。詔以棺槨之制。以厚終。卉服之倫。皆以爲吾儕能幸識中土之禮義。非先生不爲功。生見嚴師。歿爲瞽宗。亦詎不宜。顧康雍以來。述遺民者。往往不知有先生。太沖記兩異人。甚至諱朱作諸。去國之風。性峻少附。歟。不自襁飾。孤行其是。本無人之見者存歟。先生生餘姚。而講學不宗陽明。不交太沖。信乎能自立者。於浙東諸率。獨推王完勳。他無所契。易曰。君子以同而異。其先生之謂邪。睹鄭成功羣下慄慄。知其取敗。召而不謁。見係越南。抗節不辱。折其君相。可爲彊毅知禮矣。夫其抱器不反。有箕子之明。非世甘餓。有鮑焦之介。至於黃髮羈旅。殊俗歸德。況尊西河。侔化管寧。自明之遺民。未有斯軌也。予讀陸士衡豪士賦。以謂循心爲量。則隆殺有域。因物成務。則豐約惟遇。故時至勢得。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斗筭可

以定烈士之業。斯言歷久彌驗。苟爲不當其運。雖智參伊管。勇齊賁育。猶無益也。明社竟屋。非士之不足。亦天實爲之矣。竊悲先生齋義長沒。乃獨區區名傳裔土。事不編於惇史。行不綴於耆舊。嗟彼遐外。猶知寶其遺物。守其祠墓。二百餘年。無改其臨終遺言。謂胡運一日不終。一日不願歸葬中國。既革命。先生族裔復往日本。躬拜其墓。彼中多閎碩。理先生遺言。浙人之私淑者。先於杭地立一學社。堅推壽潛爲之長。請建專祠於議會。不可。壽潛乃與浙路董會諸君。特建祠於清泰門側。而謀分其所藏器物於日人。歸而爲衣冠之墓。爰令女夫故會稽馬厚奉彼中所聚先生遺集。重加編定。別爲類目。敢敘其所以重先生者。使後之君子得覽觀焉。泚筆涕下。既憫逝者。行自傷也。民國二年八月。後學湯壽潛。

總目

文集二十五卷

改定釋奠儀注一卷

陽九述略一卷

安南供役紀事一卷

附錄一卷

按日本槧朱舜水先生文集二十八卷。門人水戶侯權中納言從三位西山源光國編。日本正德五年。清康熙五十四年。其子綱條刻於西京。彼邦謂之

水戶本。先是加賀侯文學五十川源剛伯。嘗從舜水受學。亦編錄遺文。爲

朱徵君集十卷。以貞享元年。康熙二十二年。後舜水歿六年。舜水以康熙十七年卒。當日本延

寶七年也。上之加賀侯。侯好之。欲因以校補。未竟而侯卒。傳本罕見。至近年

稻葉岩吉始得加賀本。取以參校水戶本。互有出入。乃以二本合刊。其已

見水戶本者削之。但存其目。二本皆無詩。又取張廷枚姚江詩存所錄伯

舟稿附之。題曰朱舜水全集。是爲新本。尋水戶加賀二本類次陵躡。頗乏

體要。新本晚出。哀錄較完。而因仍舊貫。三本錯列。讀者憾焉。今頗有所刪

定。釐爲文集二十五卷。正其譌舛。使就紀理。其釋奠儀注一卷。陽九述略

一卷。安南供役紀事一卷。名在乙部。舊入文集不當。今悉別出。總爲舜水

遺書。又按今井弘濟安積覺撰舜水先生行實云。先生嘗爲水戶上公撰

學宮圖說。日本初建文廟。依以營構。今集中乃無是書。蓋已亡佚。謹附著

其目於此。癸丑八月。校寫訖。馬舜識。

朱舜水全集目錄

卷一 詩

一

卷二 賦

二

卷三 疏

五

揭

八

策問

九

卷四 書一

一一

卷五 書二

一二

卷六 書三

一三

卷七 書四

一四

卷八 書五

一五

卷九 書六

一六

卷十 書七

一七

卷十一 書八

一八

卷十二 啓

一九

雜帖

二〇

卷十三 答問一

二一

卷十四 答問二

二二

卷十五 答問三

二三

卷十六 議

二四

卷十七	序	二二〇
卷十八	記	二二六
卷十九	跋	二二九
	論	二三〇
	辯	二三二
	雜說	二三三
卷二十	贊	二三五
	箴	二三六
	銘	二三七
卷二十一	碑銘	二三九
卷二十二	祭文	二四二
卷二十三	雜箸一	二四八
	字說	
卷二十四	雜箸二	二五四
	札記	
	雜評	二七一
卷二十五	雜箸三	二七三
	雜說	
	雜題識	二七八
改定釋奠儀注		二八七
陽九述略		二九四
安南供役紀事		三〇三
附錄		三一七

朱舜水全集

明餘姚朱之瑜撰

卷一 詩

遊仙詩十二首

精氣化絪縕。冥冥天地始。雙丸互騰擲。至人安久視。傳聞周老聃。乃是廣成子。變氣隨九宮。心遠跡偏邇。有熊鼎既成。穆王駿亦駛。飄飄出故關。流沙幾千里。遐舉復何爲。避人良有以。寥廓望無垠。東去雲猶紫。羽化恣逍遙。浮邱善相鶴。持贈王子喬。遨遊出伊洛。伊洛通濁流。黃河天半落。岐山鳳不來。吹笙振林薄。揮手上嵩山。周京氣蕭索。帝子降秋風。月寒照虛壑。

崇霞被千里。北上昭王臺。香風拂纓縷。翔舞雙鸞開。的皪洞光珠。宛轉入君懷。照見三齊路。城闕生蒿萊。既授樂生柄。復契甘肅才。燧林路伊邇。芳草思悠哉。

言登小夏山。朝日開層霧。大鳥唳長空。猶疑王次仲。靈書變篆文。豈爲嬴秦用。雲際墮三峯。健翮遙天送。

南關有逸士。卑居念宗室。因緣北郭生。爰受神丹術。玉井粲蓮花。危峯標翠律。巨蹠決洪河。頽流去何疾。飛光若流電。毋乃玄珠失。瑤草生紫煙。先春結芳實。赤城霞氣中。時時駕鴻出。

瓊田產神芝。葳蕤似菰葉。東風長秀莖。盈盈甘露漑。遠道隔橫川。千夫駕舟楫。君房良解事。因風占利涉。孤嶼負靈龍。近與祖洲接。遂乘白虎車。奉使修玄業。黑點指登州。白波輕卷艷。嘯傲坐中林。天門授雲笈。

遠水蒸丹霞。桃花不知數。仙語落雲中。再至豈容誤。君非避秦人。覲面不相語。

子房瀟洒人。早歲友黃綺。自見長桑君。慷慨念國恥。吁嗟一擊誤。飛迹千里徙。浮沉閭黨間。潛踪尤譎詭。故人采紫芝。匿影空山裏。故使圯下翁。脫屣示深旨。嚴霜下五更。對語興亡理。際會及風雲。婉孌出餘技。俛仰思舊遊。浩然不可止。不師黃石公。去從赤松子。

桂樹粲白石。淮南有小山。感念厲王事。中夜起長嘆。懷古傳離騷。撫卷流洑瀾。潛心訪奇士。秘簡披荆班。八公何

爲者。皓齒自叩關。沉香燒百和。玄經授玉丹。旋聞宗至正。仙去遂不還。徒有雞犬聲。遙在雲霞間。
靈山求上藥。偶至吳市門。一照越溪水。感慨聲暗吞。千年種蠡才。寥寥不復聞。坐見滔天莽。識應沙麓痕。陽明藏
金簡。神禹迹尙存。冥鴻高逝意。可與知者論。

炎精一朝熄。舜禹在許都。焦生竟遠引。結草爲精廬。山花發異彩。萎謝成樵蘇。高臥風雪中。顏色常敷愉。
神蹟留詭奇。始信非常道。披髮示雅容。獨倚蘇門嘯。當塗脩陵遲。俄聞太傅召。斷袍啓先機。單衣從所好。嵇生揮
五弦。妙臻廣陵操。豈知弦外音。畏佳合冥造。由來山澤癯。寂處自埋照。丹梯近可陵。一往迹如掃。

吳霞舟先生惠詩按吳名。鍾鑾武進人。魯王監國起家拜禮部尙書。死舟山之難。

孤生倚知己。飄泊謝浮名。自接瑤華贈。能禁白髮生。八閩秋水闊。三楚曉雲橫。漫作山中約。歸耕向四明。

漫興

遠逐徐生跡。移舟住別峯。遺書搜孔壁。仙路隔秦封。流水去無盡。故人何日逢。鄉書經歲達。離恨轉重重。

錢塘

天際銀蟾立。鷗夷怒未消。定知千載上。江水不生潮。

右見張廷枚姚江詩存。云得之邵晉涵。誤題先生之名爲之瑣。

按先生門人日本人安積覺撰朱文恭遺事云。竹洞野友元示先生一詩云。在安南旅寓所賦。其詩曰。治劇從
容緩策銜。鈴軒無事日清談。隼旟畫戟明千里。紙帳繩牀自一庵。金奏麗陳容客和。玉山不動看賓酣。我來
延逢新政。忘卻漂流身在南。近久保天隨。撰日本近世儒學史。亦采之。今按此詩殊不類先生在安南日。前後
所草書疏。具載供役紀事中。不云有詩。疑出依託。不敢墮入。稽葉岩吉新編舜水全集。亦削而不錄。岩吉并云
熙朝詩叢中。有先生詩云。九州如瓦解。忠臣苟偷生。受詔蒙塵際。晦迹到東瀛。回天謀未就。長星夜夜明。單身
寄孤島。抱節比田橫。已聞鼎命變。西望獨吞聲。蓋亦出彼邦人依託。不能遽定爲先生詩也。

堅確賦

按安南供役紀事云。三月三日安南國王遣人寫一確字來問。予意其風之也。聊舉堅確等義爲解。後作賦云。

歲在丁酉三月上巳。余以執役王家。來茲廣漠之野。叢枯穀茂。寓側修竹盡枯死。維穀榮茂。彼神叢轉巖相假。故云然。非修禊之蘭亭。流清湍激寓南瀾流迅駛。懷萬壑之泠泠。塊然環堵之中。匏也茅茨之下。異桃李之芳園。奚文章之相似。形淒影其何對。月兮三人。已獨人皆存。流風乎一我。迺有白叟龍鍾。躑躅踟躕。抱持樂器。就坐簷隅。方附空中。一角直矗。拳匏外向。孤絃內腹。彈撥難調。非絲非竹。齒疎淚涸。疑歌疑哭。不足以陶我神情。適足以擾我慎獨。忽逸興之端飛。慕觥籌兮相逐。飯蔬水兮愆期。况流觴而聽肉。身枯槁兮神馳。寧芳蘭兮川谷。於焉有客外至。是非問奇。書掌布畫。確字謹持。余迺舉說文而解義。考證據兮紛披。志意堅確兮不忒。話言明確兮罔移。於是言笑燕燕。乞賦乞詩。詩題確論。意不支離。賦志堅確。不競文辭。朱子肅襟危坐而答曰。嗚呼噫嘻。客何爲而及乎此也。確乎確乎。學力所成。微乎微乎。析理斯精。確則繇堅而致。堅不能並確而陳。堅之蔽固。固之蔽陋。而確不與固陋兮爲鄰。歷百年而非故。忽嬗代而非新。道同德媿。麾之不去。身處傾危。招之不親。非晰精微於觀火。曷能當震撼而凝神。涅之緇之。莫汚其白。磨焉磷焉。孰漓其淳。硜硜者其象乎。硜硜者言必信。行必果。確然者言不期而自無。遊行不期而自無偏頗。硜硜者其質乎。硜硜者保護之而僅完。擊剝之而旋缺。確然者是非眩之而益明。東西衝之而不決。然則其貞乎。貞固足以任事。終不渝而始不諒。意者其真乎。質與實而無僞。誠與一而皆當。潦水盡而寒潭清。煙光凝而暮山紫。吾以探確之源。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吾以定確之理。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吾遊夫確之神。逝者如斯。而未嘗往。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吾又莫測夫確之底裏。往來仲仲。允執其中。不憂不惑。清醒自得。求之古人。郭林宗申屠蟠。庶幾近之。林宗確乎不拔。爲世宗師。申屠免於評論。超卓之姿。若夫信之不篤。守之不善。幾何不如韋而如脂。然而所未至者。毋意毋必。與世推移。變變化化。聖不可知。蓋可權者與立之。深造而至誠者能化之根基。既已歷善信而充實。蓋亦繇光輝幾聖神而率率。乃所願者。時中之君子。措之仕止。久速而咸宜。

遊後樂園賦并序

水戶侯宰相公。以苑中櫻花盛開。集史館諸臣以賞之。因特使相招。況前已夙戒。余即時過往。先後諸賢。徘徊瞻眺。悅目娛心。留連無已。執事近臣。親司飲饌。亭臺邸閣。在在供張。辟公而崇折節。高貴而慮下人。事皆出於誠然。意不尙乎虛飾。吾未見其有至於斯者也。惜也。瑜德薄學荒。涓人馬骨耳。使真得賢人而用之。其德業所至。必當輝煌千古。豈徒令遊覽者有感於斯文。賦曰。

己酉春三月十九日。櫻花燦發。繁麗偏反。萬卉咸奮。敷紺綠以乘暄。上公乃召儒臣以燕樂。特開邸第之芳園。余以異邦樗朽。倚蒹葭於玉樹之藩。轉落英之曲逕。經臥波之長橋。爭妍競豔。目炫心招。輯羣櫻以作迴廊。蹀躞芬芳。聯數里。結蟠藤而成廈屋。旖旎組紉。列三千。縈迴鳥道。瞥見平田。羊腸屈曲。足音蹙然。一叟出若耶之谷。千人阻關隘之前。目欲暇於應接。後者擁而推遷。卉木之叢。淵澄之際。有瓢一亭兀然。名曰圓瓢。草覆者爲草園。烹如掌。中置古騷人。西行無冬無夏。露月雲風。倚杖戴笠。端居深念。沉思自得。未見推敲。一丘一壑。此子宜置是中。吾聞山中舊祠。泰伯夷齊。龍門以冠世家。列傳元侯之志也。吾未得過而禮焉。於心不能無歉。歎矣。於是暫休召伯之堂。容與蘇公之陂。涉平涉聽。飛濤。憩危石。觀回洄。手弄流泉。鬚眉昭澈。掬以漱齒。清冷如雪。解冠濯纓。瑩然淨潔。窈窕方來。驚弦已往。晝不停流。夜亦不爽。兀焉震慄。使我懔懔。感聖人於川上。汨英雄於逝波。荷混混而如是。嗟淪胥兮幾何。於是盤踞道。臨幽壑。度鵲橋。登飛閣。攀拂帽之垂條。躡微苔而履錯。豁然改觀。意氣軒軒。飛雙鳧歟。木末寄笑。傲兮乾坤。重霄響答。下瞰千門。其爲樂也融融。豈復有加於此者哉。既而俯憑檐際。幡爾驚疑。吾聞君子不欲多上人。跬步之不謹。不其折而難存乎。乃瞻衡宇。越郊圻。歷町疇。啓柴扉。出沒樵風之徑。長蟠釣月之磯。髣髴田家之樂矣。登其堂。砥硃尋常。亘道玳瑁。陸離鋪茵。五色成文而不亂。小大品第以均勻。則屬賓。毘甃璀璨奪目矣。甃池如帶。琢石爲杓。一清開鏡。雲雲昭焯。吾低徊久之。歎曰。余覽天下之名園多矣。兩都帝王之居。今姑舍是。其他多傷於富貴。富貴則易俗。不者病於寒儉。寒儉則易枯。其有不肥不瘠。亦精亦雅。遠近合宜。天然高下。耕稼知勤。雜作田野。水流山峙。茅店瀟灑。小橋仄徑。紆迴容冶。則未有若斯之勝者也。就吾遊覽之所至。斯園殆甲於天下矣。或進之曰。審如是。則吾君優焉游焉。匪朝伊夕。息亭榭而休焉。魚在於沼。鶴鳴九臯。樂其樂而忘

其憂焉。聊以卒歲。亦又何求焉。余應之曰。吾子殆未之知也。大夫無風退之委蛇。則君侯無燕寢之暇逸。燕寢且不得退意。況得逍遙杖屨。遂歌飄風乎。因摘前賢之句。輯合而詠之曰。園欲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奏南風乎几席。來爽氣於西山。虞萬幾之叢脞。爭得效十畝之閑閑。少焉羅珍饈。錯水陸畢陳。桂液瓊漿。愈出愈醇。既溫溫以有禮。復命戒以諄諄。飛兕觥於桑扈。進旅酬而鱗鱗。頽然竟醉。起坐申申。舟子艤船橋畔。扶掖而登。睇望丹丘。溯洄三匝。曰。余吳人也。我歌子和。戲唱吳歎。以相諠可乎。僉曰可哉。因爲棹歌行曰。泉源漤漤。桂楫松枰。水安流兮。橈櫂輕採。天生民而立之君。天生水而作之舟。堯與禹。憂勞天下到于今。到于今。載明德也悠悠。舟中之人。撫掌大笑。遙指疊巘。謂是人爲。又爲之歌曰。天作高山。人之力。可以擬之。已百已千。維其喜之。巍巍其有成功。夫誰止之。已而日在青春。上林丞尉。嗇夫倉皇前導。欲窮一園之槩。甚者欲秉燭夜遊。余酒力不勝。舉足趑趄。雅欲盡園林而一覽。特慮夫進退之迫遽。

卷二 疏

上監國魯王辭孝廉疏按源光國本。誤題上永曆皇帝。今改正。

伏以鹿鳴有詠。承筐用錫於周行。鵷珠不濡。稱服貽譏於之子。祈重旁求之典。崑隆光復之勳。臣之瑜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處士戒乎懷寶。誼主職在興賢。臣靡奏略於灌鄩。旅成匡夏。胥說涉川而舟楫。奮伐勝商。孝友侯在中樞武夫。爲憲萬國。鄭侯位居第一。汗馬非功。忠武績在分三。運牛多術。房杜洵開國之彥。宣鄴亦興復之才。自非其人。何取輕畀。茲蓋伏遇主上。知勇天錫。文武學成。挺出孔子之鄉。駐蹕宋高之士。舊庄宋高宗嘗駐舟山。改爲昌國縣。拊髀頗牧。熊羆未覩。如雲側席賢豪。藹軸猶艱就日。是豈印刑而莫予。抑緣竿濫而多觴。臣之瑜才慚折線。志慕請纓。祖父兄恩。叨一品。必無臣虜之子。士農商業已三遷。豈猶康濟之英。臥榻起戈矛。知人之哲見矣。扣絃決生死。制勝之奇罔焉。止夢渡河而呼。捐糜應爾。未痛黃龍之飲。視息徒然。即使膚髮自全。寧遂士人奇節。此猶國典更切。臣私喪三載而未葬。日痛終堂之老母。聘七年而不娶。疑有去帷之生妻。潔己不廉。移忠非孝。闕在按臣思深風厲。非私桃李於公門。在主上念切匡時。當彙茅茹於上國。顧小臣尙無辭恩之例。何況書

生。然一介猶嚴取與之文。敢承巨典。伏願收回成命。別簡賢能。闕籟俊尊上帝。闕行將展敬園陵。庶揚眉於故國。恢宏志氣。毋灑泣於新亭。臣之瑜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封原旨。隨表繳進以聞。

上監國魯王謝恩疏 敕文并錄

監國魯王敕云。監國魯王敕諭貢生朱之瑜。昔宋相陳宜中託諭占城。去而不返。背君苟免。史氏譏之。蓋時雖不可爲。明聖賢大道者。當盡回天衡命之志。若翹然遠去。天下事伊誰任乎。予國家運丁陽九。線脈猶存。重光可待。況祖宗功德不泯。人心。中興。局面應遠過於晉宋。且今陝蜀黔楚。悉入版圖。西粵久尊正朔。即閩粵江浙。亦正在紛紜舉動間。非若景炎之代。勢處其窮。故宜中不復。亦不聞有命往召其還也。爾矯矯不折。遠避忘家。陽武之椎。尙堪再試。終軍之請。豈竟忘情。予夢寐求賢。延佇以待。茲特特敕召爾。可卽言旋。前來佐予。恢興事業。當資爾節義文章。毋安幸免。濡滯他邦。欽哉特敕。監國魯王九年三月 日。

按今井弘濟安積覺撰舜水先生行實云。先生慎密自晦其身。蒙徵辟。雖門人未嘗與之言。及歿後。發遺篋有匣扇鑄甚固。乃於其中得此敕云。

奉敕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守禮殉節。謹陳始末緣繇。兼謝天恩事。臣於崇禎十七年。蒙恩特徵。不就。弘光元年。復徵又不就。卽授江西按察使司副使兼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監鎮臣方國安軍。復不拜。後聞臺省交章論劾。大指論臣偃蹇不奉朝命。無人臣禮。臣卽星夜逃避。漸瀋。及臣在舟山。銓臣按臣。見臣不肯任事。又見臣誓不降虜。萬死一生。舉臣孝廉。臣止之而不及。卽當按臣前草表懇辭。後輔臣不知。擬旨云。朱之瑜果否的係貢生。該部確察具奏。輔臣與臣同里閭。其弟張玉堂與臣同入泮宮。豈不知臣之詳意。蓋有爲耳。按輔臣謂張肯堂。肯堂華亭人。先生少時。流寓松江。故云與同里閭。肯堂以己丑十月至舟山。拜東閣大學士。臣見此時。事不可爲。深自毀匿。絕不以前事上聞。非敢故爲欺隱。辛卯年七月。預避虜難。從舟山。復至安南。累年。急欲歸覲。多方未遂。每恨衣帶之水。邈焉河漢。去年委曲求濟。方附一舟。意謂秋末冬初。便可瞻拜彤墀。伏陳衷曲。臣數年海外經營。謂可得當以報朝廷。當與藩臣。悉心商榷。不意姦人爲梗。其船出至澥口。半月而不果行。復次安南。憤結欲絕。至本年正月十四日。日本船回。賫有主上監國魯王九年三月黃綾勅諭一道。特召臣還。臣以褻服不敢拜命。星夜草草。

處士巾衣。謹擇十六吉日。又不敢以公所行禮。卽於私寓。恭設香案。開讀叩頭謝恩畢。欽此欽遵。臣此時已促裝。擬於廿一日往暹羅。亦輟轉以求達也。因暹羅更在西南。誠恐主上未察臣苦心。疑爲營私背旨。故捧救驚懼。卽止不行。雖臣無節義文章之重。足副主上夢寐延佇之求。至於犬馬戀主之誠。回天衛命之志。未嘗一刻少弛也。靜候夏間附船前去日本。復從日本方達思明。所以紆迴其道者。臣之苦衷。不便明言。庸人見臣如此。競詆狂惑。不意二月初三日。安南國王於該管衙門。檄取一二知文識字之人。前去應一時之役。當塗喜得關要。中臣不念國體。遂將臣名開送。立逼登舟。衆人不知。多爲慶幸。臣與平日往還諸人。已作死別。初八日至國王屯兵之所。曰外營砂。先見該艚。手致一書。隨見國王。臣具一欽奉敕書特召恩貢生頓首拜名帖。臣屢被詔敕。在國家爲微士。與尋常官員不同。何敢屈膝夷廷。以辱國典。故長揖不拜者禮也。國王不知是禮。怒欲殺臣。臣挺然竟行就戮。毫無顧盼遲迴。該艚令人往復勸諭。懇切詳明。臣言愈遜。臣志愈堅。夜分不已。終無一字遊移。次日辯折仍前。該艚云好漢子。十四日復遣人來慰臣怵臣。得臣一拜卽止。臣對如初。但言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已。至今十日。其怒未竟。忌臣者多料無生理。臣恐一時白刃加頸。不及拜疏陳情。謹將始末緣繇上塵宸聽。臣卽含笑入地矣。所恨者。臣之幡然去國。跡似潔身。今謀之十年。方喜得當。意欲恢弘祖業。以酬君父。以佐勞臣。一旦迺爲意外之事而死。不能上報太祖高皇帝以及主上。臣死有餘責耳。至臣祖宗墳墓飄零。幼女高死忠孝。最爲幽慘。此臣家事私情。不敢瑣陳。謹將逐日問答行略書札。別錄附聞。惟祈睿鑒。草莽之臣。不諳章奏之體。罔知忌諱。死罪死罪。臣拜疏後。靜聽一死。別無他說。昔蘇武尙有一李陵爲知己。臣之孤苦。何可勝言。十日之內。逐日殺人。莫不先梟其首。從而齧肉菹肝。夷風慘刻。惟以張威示知草菅。使臣驚懼。臣死之後。骸骨無敢收取。自爲鴟鵂大豕之所咀嚙。臣亦不憂。伏願主上爲國愛身。爲國愛人。勵精旰食。虛己尊賢。選才任能。勿疑勿貳。直擣盧黃。勒勳長白。大拯陸沈之神州。修復久汙之陵廟。始終弗替。君臣一心。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疏稱謝以聞。監國魯丁酉年二月十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奉敕特召恩貢生臣朱之瑜。奏爲臣身被拘留。瞻言永號事。臣與安南國王抗禮一事。已詳具於二月十七日疏中。後二日。始以本事遺其心腹重臣就問。臣卽據其來意。竭誠相答。遂爾歡然。大加讚賞。因關彼國機密。不敢聞

奏。三月三日。遣人來試堅確賦以後。屢遣其文武戚屬。就臣寓所。虛心質問。隨手批答。得答即喜。四月廿一日。臣聞客寓。被盜席捲。衣襪俱空。謁歸會安。十分稱揚羨慕。或者風懷已銷。但國小氣驕。學淺識陋。頗能拔萃於夜郎。不免觀天而坐井。欲屈臣則恐損其名望。欲就臣則內慚其從官。甘心失人。安知禮士。是以輾轉持疑。委難自決。至今尙未親見。又不明言遣行。使臣目送歸舟。血枯腸斷。況資裝俱竭。肘見履穿。僮僕遁逃。伶仃孤苦。肌膚憔悴。形容枯槁。遺日如歲。若至明年此日。誠恐雞骨支離。久填溝壑。況能光輔主上。大業中興。儻主上必不忍棄臣於外。乞勅藩臣明言索取。彼必不敢再復拘留。臣坐則意馳。行則忽忽。不知其所往。率率草疏再陳。伏祈宸鑒。監國魯丁酉年五月二十七日。恩貢生臣朱之瑜具。

揭

上長崎鎮揭

辛卯歲十月日。朱之瑜謹揭。敝邑運當季世。奸貪無道。以致小民怨叛。天下喪於逆虜。使瑜蒙面喪心。取尊官如拾芥耳。然而不爲者。以瑜祖父兄世叨科甲。世膺誥贈。何忍辮髮髡首。狐形豕狀。以臣仇虜。然而不死者。瑜雖歷舉明經孝廉。三蒙徵辟。因見天下大亂。君子道消。故力辭不就。不受君祿。而家有父母。未襄之事。義不得許。君以死。側聞貴國敦詩書而尙禮義。是以不謀家人。遁逃至此。不意來此七年。憂辱百端。無因一見閣下之玉顏。瑜意閣下巡方之任耳。其官則御史欽差。其職則管權廉訪。既與大明通市。宜乎大明細大之情。朝至而夕聞。乃猶難見如此。尙安望見貴國之執政大臣。尙安望貴國之王加禮遠人哉。古者君滅國亡。其卿大夫以及公子卿大夫之子。義可無死者。皆出奔他國。所至之國。待之者有五。太上則郊迎。秦穆公楚莊王之於重耳。而賓之師之。傷之於伊尹。秦昭王之於范雎。隨在皆然。不能悉數。其次則廩餼而臣之。畏彼國之見討。則因而歸之。施伯之於管仲。有罪則逐之。季文子之於莒僕載在典冊。可稽而考也。未有不聞不見。聽其自來自去者。儻貴國念忠義不可滅。慨然留之。亦止瑜而已。此外更無一人可以比例。且瑜世守忠貞。家傳清白。讀周公孔子之書。不識南蠻天主之教。況敝邑與南蠻遠去萬里。更無可疑。若蒙收卹。瑜或農或圃。或賣卜。或校書。以餬其口。僕楊憚南山種豆。東陵

侯部平種瓜。齊世子法章避國。嚴君平賣卜成都市。謝靈運山賣卜洛陽橋。漢宗室劉向夜書於天祿閣。可不煩閣下之塵餽。卽四方觀聽者。寧不播揚而誦美。異日著之史書。一者全孤臣之節。一者增貴國之光。閣下何憚於瑜一人。而必欲去之。貴國取與有義。辭讓有禮。富而知方。仁而好勇。真洋洋乎大國之風也。旣讀書好古。豈不知救災卹隣之道。保全忠義之方。特以通事年行諸司。畏法而自全。畫地以相守。不知此雖小故。關係國家大體。閣下巡方重臣。職守大事。乃不能揚貴國之盛名。而反示四方以僻陋哉。瑜碌碌無才。誠不足數。設使大明有慕義而來者。德如孔子。顏淵。胸羅錦繡。口吐珠璣。亦且沒沒於商賈之中。拒之使歸乎。夫錦絺藥餌。尊疊盤盂。大明之小物耳。貴國猶且重價以昭狹之。專官以防察之。恐人之匿之也。則搜簡而封職之。羅列於庭而看驗之。驗而中也。則飛遞以上之。至於賢人君子。爲國重寶。旣不簡搜。亦不看驗。棄之如敝屣。置之不得死之地。亦獨何哉。宋人寶燕石而棄美玉。鄭人千金買櫝。而還人之珠。世猶以爲笑。豈大國識鑒精明。而亦同於宋鄭之人。取笑後世哉。今瑜歸路絕矣。瑜之師友三人。或闔室自焚。或賦詩臨刑。無一存者矣。故敢昧死上書。惟閣下裁擇而轉達之。執政。或使瑜暫留長崎。編管何所。以取進止。或附船往東京交趾。以聽後命。瑜之祖宗墳墓。家之愛子女。皆在故國。遠託異域。豈不深悲。祇欲自全忠義。不得已耳。幸閣下哀憐而賜教之。瑜雖亡國之士。不敢自居於非禮。亦不敢待閣下以非禮。故附人賣書進上。非敢悻慢也。臨楮可勝惶悚待命之至。

策問

策問諸生四首

其一

問。孝經云。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誠千古之格言。聖人復起。不能易矣。而孟子誦法先王。在孔門稱亞聖。其言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是他人皆當愛。皆當敬也。何言之相戾歟。孟子猶私淑諸人。曾子則親炙聖門。而獨得其傳者。何以於秦誓曰。惟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獨有取也。愛人者煦嫗燠咻。謂之仁矣。惡人者放之流之。進四

夷。則殘忍慘刻矣。乃亦謂之仁人歟。不獨曾子也。孔子亦嘗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何前後相刺謬歟。或言仁者愛人之賢者。而惡人之不肖者。然則顏子爲孔門具體而微。曾子爲傳道之器。而顏子簞瓢陋巷。葬而無槨。曾子縕袍無表。三旬而九食。原思以簞爲冠。辟桑皮而紉之。鶡衣則百結也。豈孔子之力不足耶。魯衛賦粟。皆有常數。卽季孫之饋。歲入亦且千鍾矣。孔子衣裘。皆配色配物。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而三高足。乃一寒至此。其故何歟。諸生學古。思有獲也。卽此現前瑣屑之事。條對而通其理。余將採而獻焉。

其二

問。聖人之所以治天下。與天下之所以望治者。宜無古今異宜。中外殊俗已。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則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也。然何以同際有周維新之命。同居青兗咫尺之鄉。而治齊治魯。或有不同。周公曰。不易不簡。民弗能從。何又曰解其瑟而更張之。然後乃可鼓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往。道在六經。則先王之道尙矣。而先儒乃曰。是欲以結繩之治。理亂秦之緒也。而徐偃宋襄行仁義而敗亡相踵。抑又何歟。漢家自有制度者似矣。而識者乃曰。乃翁以馬上得天下。一時輔相諸臣。又皆厚重椎魯大略悃悞無文。遂使漢治不能復古。至今傷之。子輿氏有言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夫道至於堯舜極矣。而仁政乃如斯重且要乎。是故仁心仁聞。民不能被其澤。法不可傳諸後。故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總之兩言而決之。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今文武之政。未墜於地。布在方策者。班班可考也。幸而虞昌明之極。運不能更化善俗。而狃於淺近荒忽之談。一則曰如是已足。一則曰何必改作。所以誦詩讀書者。徒爲咕嚕之具。詠歌先王而已。豈不重辜先王之道哉。後有豪傑者起。將必非笑前人。因陋就簡。不能作新舊邦。其又何辭以解之。願諸君子。據其素蘊。悉心而對。爲國家煥文明之治。著之史冊。垂爲典章。光耀萬代也。

其三

問。夏正建寅。殷正建丑。周正建子。周爲天統。殷爲地統。夏爲人統。學士大夫。夫人而知之。王者易姓受命。改正朔。易服色。自古已然矣。是故夏以平旦爲朔。殷以雞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蓋殷革夏。周革殷。故不從其朔而改之也。若夫夏君以禪臣。猶子以繼父也。未有所革。則無有所改也。而何以曰夏正上古遠不可考矣。然以草木之勾